

看花开花谢，观潮汐潮落，回忆当年在农村的童年生活，真是百般滋味，且待我细说从头吧！

### (一) 童稚年代，苦难的生活

我是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，父亲是从中国迁来第三批的垦民，在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，开垦了几十甲的橡胶园。因为操劳过度，父亲仅57之年就撒手人寰；而我在织梦年华，失去了父爱。

我七八岁时就经历日本倭寇惨无人道的蹂躏，那时我已稍懂事，对日本倭寇军国政府至今还记忆犹新。那年代所有的农户，生产的米粮、牲畜，不管自家够不够用，都要上缴10%给日本倭寇。所以当年的农户都是过着“有一天没一天”的生活，有时还要饿肚子猛喝水，或采些野果充饥，真是民不聊生，苦不堪言！记得那时小小年纪的我在农忙时，还要协助年迈的父亲下田耕作；什么插秧、锄草、除虫、收割都懂得操作自如。若是上山砍柴，就要配带镰刀，束在腰间，然后爬上三四米高的橡胶树，砍下枯枝用于生火煮饭泡茶。当时敏捷的身手，不输猴子。犹记得下地种蔬菜时，得先砍尽茅草晒干，用火烘烧，接着就松土造坑，才播下种子。待发芽后，又要浇水、施肥（火烧泥或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，因为那年代根本没有农药和农肥）。待成长收成时，那种出来的蔬菜是何等脆嫩爽口，至今想起，还回味无穷！

日本倭寇蹂躏的年代，不仅学校停办，连教会也禁止崇拜。我们这些小顽童求学无门，除了协助做些家务外，常约了三五知己，往野地里窜。每天在树上采果子，往地里挖，还有在“红水沟”（水质呈红色的河）里钓鱼，爬树抓小鸟，砍树洞采野蜜，到处采野菜，寻野果……这样觅食高娱乐，虽然简单，我们却也玩得亦乐乎！

### (二) 治病疗伤，民间有偏方

那年代最要命是生病。那时根本没什么药物治病，甚至当时的诗巫刘侯侯医院，不仅医生短缺，药物也奇缺。所以，那年代的人只有靠着老祖宗的智慧与偏方等，不知救活了多少人家。说到当时传统的治疗方法如：拔罐、针灸、刮痧、推拿等等，这些疗法沿用至今。还有那遍地的花草草，山上的藤曼树皮都可以入药，也可以治病。我记得，甚至有些爬虫走兽的肢体内脏，都可以成为治疗偏方，说来真令人匪夷所思。让我说说自己亲身的经历吧！

我还清清楚楚记得，有天睡了午觉起来，觉得肚子隐隐作痛，痛得越发剧烈，甚至哭出声来。妈妈看到了就给我喝了两杯开水，也不能缓解（甚至更痛）。父亲从芭里回来一见，马上叫我躺在床上休息，他就把挂在灶头上的穿山甲肚子里，抓出两匙黑乎乎的东西，放在碗里加了开水，用猛火炖得剩下一半，叫我趁热把它喝完。后来我躺下睡觉，虽感觉还是有些疼，但迷迷糊糊中觉得又放了几个臭屁，跟着第二天起来就生龙活虎了。

还有一次，我不小心被刀割伤，深可见骨，老爸看到也惊慌起来，马上上去芭里采一把不知名的嫩叶，用石臼捣烂，放些盐调和，抓一大把敷在伤口上，用布紧紧包扎，还吩咐不可沾到水，3天后才可撕开。果然到期掀开来看，虽还有些微肿，但伤口已愈合，只是些许血水渗出来，一星期左右就完全痊愈了。

那年代，各家各户灶上，都挂满各种特效药，其中如：穿山甲的肚子（治胀风肚痛）、狗熊胆（治内伤）、剑猪寒和猴枣（治肿瘤）、蛇肉（滋补生津）、蛇胆（治内伤）、四脚蛇肉（清血止痒）、老鹰的绒毛（止血）、黑狗肉（滋补）等等。还有植物类如：蚕仔叶（头痛清热气）、骨折草与乌蕉（骨折消瘀）、饭匙草（伤风感冒）、乞丐碗（清热驱寒）、白花仔根（补身补气）、千人拔（操劳过度）、大头藤（疗伤消炎），其实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花草，都是治疑难杂症的偏方。这些单方、偏方也不知救活多少人，如果通通罗列出来，也可成为一部偏方小药典。

### (三) 日本败退，前途仍茫茫

在日本掌控下生活了3年8个月。随着日本战败亡国撤退，政权让渡给白人拉者接管，后又交给英国殖民地政府统治，社会才渐渐回复秩序。除了学校复办，教会也重新开始了崇拜。

可是因在日本统治下蹂躏许久，物资匮乏，社会状况“零乱不堪”，所以人民对新政虽充满希望。可是殖民地政府的口号虽然是“还政于民”，也组织市议会与乡村议会；但任何决策还是要经过白人县长、省长、总督批准，方可付诸行动。

1950年代初，共产党统一全中国，当时有不少海外华人寄予厚望；尤其年轻一代热血沸腾，组织读书会学习“毛思想”（毛泽东思想）。这事被白人政府发现后，判定是造反的非法组织，并大事抓捕参与者。这帮热血青年，有的放弃公民权投奔中国，有的转入地下，走进森林，进行反帝反殖斗争，让社会更添纷乱，当时殖民政府也是使尽各种手段镇压。教育制度方向也有所改变，虽美其名曰“发展教育”，实际上有逐渐消灭华文之虞了；如此也引起华社的有识之士恐慌，并蔓延至罢课罢市之事发生。后来，砂州三人民族对政治也有所觉醒，就组织政党政治，透过民主程序争取自身权益。殖民地政府也鉴于世界局势所趋，容许砂沙独立（砂沙两州后与马来亚合并，命名为“马来西亚”，这是后话，此不赘述）。

### (四) 学校复课，教会有崇拜

那个年代，在农村里生活的农户多是文盲，妇女尤甚。受文盲之苦的华人农众，觉得办教育是重中之重，因此各乡各镇都常集资创立学校。当时，诗巫有不少基督徒华人，在建教堂的同时也办教育；那时，教会与学校关系是密不可分的。许多时候，教会传道人也同时是学校的校长与老师。

还记得当年百废待兴，学校复办时，师资严重缺乏，甚至连小学资历，也是各所学校争相聘任的对象；稍有经验者甚至可当校长。我这个超龄生，就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，念了七八年的书。

不仅学校如此，教会牧者也同样缺乏人才；有些地方一位传道人，得要兼任二三所堂会。当年培养我们教会的是一位女传道，她身兼两间教会的主理，天天都在外作巡家探访关心的工作，夜了就留下度宿过夜。她态度极其谦卑诚恳，真像仆人一般，关心服侍许多人。我们家就是因她这样关心服侍，打动我父亲的心，并决定带领一家六口都信耶稣。我们一村只有三十多户人家，但在她关心牧养下，竟然有二十多户认识耶稣信了主。我很怀念当时的传道人，努力关心他人，关怀的事做得很多，令人尊重。所以，盼望现今的基督教传道者，不单只是教导或宣教圣经圣言，也要更多注重关怀布道。

话说回来，童年或青少年时期本应是织梦的年代，但我的童年却没什么伟大的梦想，也没太多的渴望；那时，只求吃得饱穿得暖有书念，就很满足了。虽然生活的历练曲折，起伏不平，但足磨练了我一身硬骨头；这数十年一路走来，我发现上帝的恩典实在够用。

# 憶往昔

文：黃啓城

